

德国观念论的终结

——谢林晚期哲学研究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德]瓦尔特·舒尔茨 (Walter Schulz)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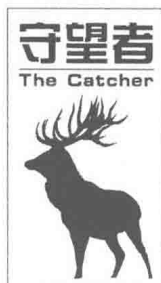
韩隽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这个多样的、变化着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
究竟为什么会有存在？为什么存在的不是无？**

- 著名的形而上学家/伦理学家，谢林晚期哲学研究开创者
- 图宾根大学哲学系教授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主编 李秋零



德国观念论的终结

——谢林晚期哲学研究

Die Vollendung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in der Spätphilosophie Schellings

[德]瓦尔特·舒尔茨 (Walter Schulz) 著

韩旻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德) 瓦尔特·舒尔茨著；韩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9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李秋零主编)
ISBN 978-7-300-27344-0

I. ①德… II. ①瓦…②韩… III. ①谢林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1775—1854)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77500 号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

主编 李秋零

德国观念论的终结

——谢林晚期哲学研究

[德]瓦尔特·舒尔茨 (Walter Schulz) 著
韩隽 译

Deguo Guannianlun de Zhongjie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张	26.75 插页 2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9 000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编委会名单

主编 李秋零

副主编 余玥 梁中和

编委 郑辟瑞 袁辉 贺念 王咏诗 贾红雨

特约策划 蒋明磊

总 序

德国古典哲学，上承古希腊精神为源，下启西方现代哲学为流，巍然而成大观，堪称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其享誉“古典”，绝非浪得虚名，可谓实至名归。作为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枢纽，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哲学研究课题的重中之重。清末以降，随着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德国古典哲学也开始受到中国学界的普遍关注。在 20 世纪下半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之一的德国古典哲学更是得到了特别的眷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下，中国思想界产生出的新哲学形态，独领一代风骚，贺麟、冯友兰、牟宗三等人的新儒学中，无不闪现着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光芒。德国古典哲学遂成为中西哲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关节点。

三十余年来，我国学界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呈现出新的景象。简言之，其一是逐渐摆脱了旧的“两军对垒”的“贴标签式”哲学史观，德国古典哲学不再简单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注释和作为资产阶级哲学而受到批判，而是作为人类思维的优秀成果得到了客观的研究，其杰出的贡献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其二是翻译工作得到了加强，大量的德文原著被翻译成中文，一些旧的译本也得到重译，并且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全集或选集，为深入扩展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其三是研究的领域和主题也得到扩展，传统的主题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新的主题、新的角度不断涌现，在各种统计中，以德国古典哲学为研究对象的著作、论文所占的比例长盛不衰。乐观地估计，这种良好的势头仍将继续。

然而，我们仍不免有一些“缺憾”。其一是我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把握依然是有短缺的。我国学界常说的德国古典哲学其实是四大家，即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其中尤以康德和黑格尔为重中之重。对费希

特和谢林的研究尚且有亏，对哈曼、赫尔德、雅各比、舒尔茨、莱因霍尔德，以及与之紧密相关者如浪漫主义者荷尔德林和施莱尔马赫等人的研究就更无从谈起了，这使得我们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虽不致有“盲人摸象”之毁誉，却总难免有“遗珠之憾”。其二是随着研究条件的改善和研究资料的丰富，我们的一些研究者却做起了桃花源里的田舍翁，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数十年来，国外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依然在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著作，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我们的一些研究者虽然孜孜以读康德、黑格尔的著作，却对国外的这些新成果、新动向视而不见，使得自己的研究无法与国际学界接轨、对话，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自说自唱。

有感于此，在几位热心的青年学者的策动下，我们组织了这套“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译丛”，其宗旨自然是向国内学界介绍国外的新学者、新成果和新动向。“译丛”的选题偏重于欧美但不限于欧美，基本上都是已经为学界所公认的著作，既有对特定哲学家的深入研究，亦有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全景式探讨。在组织“译丛”的过程中，我们聚集了一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他们大多具有海外留学的背景，甚至是直接师从于选题的作者。由他们来担任译者，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还是翻译过程中思想内容的领悟、语言的转换，“译丛”的质量都是有把握的。其中，四川大学哲学系的余玥君、梁中和君为确定选题、联系译者等等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为“译丛”最终得以面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蒙这些青年学者的抬爱和信任，推举我为这套“译丛”的主编，我殷切地希望，这套“译丛”能够得到学界、读书界的认可和喜爱，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有志之士参与和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我国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做出应有的贡献，共同促进我们的哲学事业繁荣昌盛。

李秋零

2017年11月9日

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书斋

本书所依据的谢林文本：

Schellings Werk nach der von K. F. A. Schelling veranstalteten Ausgabe.
1856ff. (Die zweite Abteilung gezählt als Bd. 11-14)

Schellings Briefe nach: Aus Schellings Leben. Hrsg. von G. L. Plitt, Band
1-3. 1869f.

目 录

前 言	1
导 论 对谢林晚期哲学的解读	7

第一部分 晚期哲学问题的入口

第一章 作为概念和经验的对立的对 Was 和 Dass 的区分	21
第二章 关于理性、经验和上帝之间关系的问题	33
第一节 理性在经验缺失处显露出来的不安	33
第二节 晚年谢林视角中的近代哲学的上帝问题	36
第三节 晚年谢林的上帝概念中的“多义性”	43
第三章 理性直接的自我扬弃：否定的哲学	48
第一节 开端：把主体-客体当作存在的潜能来思考	48
第二节 道路：作为排除潜在在最初时的不可规定性的 方法的中介	54
第三节 结果：被对象化了的原初状态的东西	56
第四节 观念论式的对理性和活动的考察方式	64
第五节 理性失败的后果：无法实存的上帝	65
第六节 “第一科学”的本质和理念	68
第四章 理性的中介的自我设定：肯定的哲学	74
第一节 转折：理性面对其超验时的沉默	74
第二节 绝对者提升到其本质之中：作为纯粹自我中介的上帝	83
第三节 解决：对上帝后天的认识	92
第四节 否定哲学和肯定哲学的关系	103

第二部分 谢林晚期哲学的形成过程

第一章 谢林在与费希特哲学的对峙中形成的真正的观念论的主要观念	122
第二章 谢林对黑格尔的批评	131
第三章 谢林哲学的问题发展史	144
第四章 自我中想把握绝对性的意志的自我领会	186
第五章 谢林和所谓的“晚期观念论”	216

第三部分 对“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的阐释

第一章 作为回到纯粹自我中介的退行的先验提升	249
第二章 作为下降的前提的自我觉察	283
第三章 世界作为上帝在时间中的“显象”和“表象”	314
第四章 一神论和三位一体的范式对创世进程的“神圣意义”的阐明	322
第五章 理性在人类中向着自我表象的转变	337
第六章 作为对上帝与人之间关系的拆散的堕落以及作为对这一关系进行重建的宗教史	346

第四部分 “主体性哲学”在19世纪的历史发展与谢林晚期哲学

第一章 解释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几个提示	368
第一节 克尔凯郭尔的作为超验运动的自我中介	368
第二节 尼采的作为内在性运动的自我中介	375

第三节 海德格尔的实存的自我中介与谢林的理解的 自我中介的比较	385
第二章 在完成了的主体性的诸体系中的自我中介的意义	391
第三章 “主体性哲学”的辩证式的自我克服	400
译后记	413

前 言

令人讨厌的，我能感觉到这一点，或许我在某一部分上就是这样的。人们曾经接受了我，人们曾经捧起了我，人们对我以前是什么样子的都极为清楚。现在人们将会和我一起马上开始，而且将会意识到的确有一些东西一直在我头脑中，这是他们之前还不知道的东西。

（谢林，全集，14，361）

这段话是谢林 66 岁时在柏林进行的就职讲座（1841 年 11 月 15 日）中说的。我们这本书所致力目标就是要证明，他的这段自我评价与他晚期哲学的真正意义是相符的，因为谢林在他的晚期哲学中开启了一个问题范式，在这个范式中，他以一种迄今为止还不为人知的方式，对**纯粹主体性的自我建构的可能性**（*die Möglichkeit der Selbstkonstitution der reinen Subjektivität*）这个问题进行了探究并且做出了回答。

为了能够完全认清“纯粹主体性的自我建构的可能性”真正来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们首先必须把德国观念论哲学阐明为我们的论说范围，这个问题——被表述成了自我中介的问题（*das Problem der Selbstvermittlung*）——在德国观念论中拥有着它的位置。这个自我中介的问题推动着所有的观念论者，但是对这个问题，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设计方案，也各自有着不同的深刻程度。我们对德国观念论通常的看法就是它的发展分成了三个步骤：从早年费希特，通过早年谢林，最终来到了作为德国观念论的完成者的黑格尔。但是这个看法现在需要修订了，因为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些事实，即不管是晚年费希特还是晚年谢林，他们都构想了一些没有被黑格尔超过，而且黑格尔也不能超过的哲学范式。黑格尔关于理性的自

我建构的追问在于，这是由在思想之中并且通过思想扬弃着的存在者进行的。但是这个纯粹的自我建构的问题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式的范围。只有在理性于自身中囊括了一切存在者，并且由此把自身建构成了总体本身之后，一个问题才会出现：“那么究竟为什么会有理性的存在？”（谢林）而且只有在这里，人们才会开始追问那个基于自身建立起来的理性（*die auf sich selbst gestellte Vernunft*），他们才会问到纯粹活动的那个活动者（*das Tätige der reinen Tätigkeit*）究竟是什么——只有通过那个活动者，理性才能把自身当作手段而中介出其存在的发生和运行。这一追问，即对那个基于自身建立起来的理性能够进行自我建构的可能性的追问，就是驱动着费希特和谢林两人的晚期哲学的内在动机。

对我们来说，对这一追问的实行最透彻地出现在了谢林的晚期哲学中，因为这个哲学把自身展现成了一个进程，在这个进程中，理性反思着地把经验——经验也参与到了这个追问中——提升到了一个深刻的认识上。这个运动在这里——抢先着——在经验的语境中被打上了标记。想要在其对自身的设定的可能性中把握自身的理性（*die sich selbst in der Möglichkeit ihres Setzens begreifen wollende Vernunft*）失败了：理性认识到了它自身的不可把握性，因为理性的纯粹的“Dass”^①这一纯粹的事实始终已经先于理性的思想而出现了。但是在这种否定性的认识中却会产生出一个肯定性的洞见：理性知道了，它不得不先行设定一个根据，而这个根据就其自身则永远不会出现在思想之中，但它却是理性进行设定的那个永久可能性本身。于是对于纯粹主体性自我构建的内在可能性的这个问题，谢林给出的“回答”就绝不能脱离这个追问运动的发生和实行的过程。这一追问运动的意义就在于理性对自身的理解的转变（*die Wandlung des Selbstverständnisses der Vernunft*）。在它那个不可思的Dass的面前，确定着其自身的理性（*die ihrer selbst gewisse Vernunft*）就感受到了它的无力，于是理性就放弃了想要以思想的方式赋予自身以能够转变成存在的权利，而且也正是在这种放弃中，理性不得不接受了它自身的存在早就已经

① 对Dass的解释参见第一部分第一章。以下脚注均为译者注，不一一注明。——译者注

是一个被赋予发生的事件了 (als zu ihrem Seinsvollzug schon ermächtigt): 理性把自身把握成了“被中介出来了的自我中介”(vermittelte Selbstvermittlung)。

对这一追问运动的处理就规定了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谢林的历史地位。就其将德国观念论的根本问题——自我中介——彻底地推进到了对纯粹设定的不可把握性的把握上 (bis zum Begreifen der Unbegreiflichkeit des reinen Setzens) 而言, 谢林是德国观念论的完成者 (der Vollender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 同时他的哲学也为那些后观念论的伟大思想家们的基本观点投去了一道光芒。从观念论到后观念论的“转变”是哲学史中最晦暗不明的问题之一。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跟随着费尔巴哈、马克思和克尔凯郭尔这些思想家们——在观念论与后观念论之间撕裂出一条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我们也放弃了全盘把握它们之间的关联的可能性。于是, 虽然谢林首次开启的纯粹主体性对自身的追问的这个问题在克尔凯郭尔的思想中、在尼采的思想中、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中都不断地复现着, 可是这一事实仍然是被掩盖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这一追问的拟设虽然各有各的方案, 但是他们这种追问运动的内在动机却是相同的。正如在谢林那里, 面对着其无法把握的 *Dass* 而“投降了的”理性最终在它对其被设定的存在的接受中“又被重新地鼓舞了起来”, 于是在克尔凯郭尔那里, 自我的绝望也翻转地进入一种透彻的单纯性之中, 在这种单纯性中, 自我与自身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并且在那种曾经设定出它的力量中建立起了自身。克尔凯郭尔的“被设定下来的自我”(das gesetzte Selbst) 其实就对应着谢林的那个“成果”, 即“被中介出来了的自我中介”。尼采也是一样的, 自我不断攀升的权力意志被扬弃到了永恒轮回的循环之中, 在这个循环中, 那种自己想要赋予自身以力量的意愿早就已经被转变成孩童那无欲无求的玩耍了 (das willenlose Spiel des Kindes)。还有海德格尔, 在一开始的东西是畏惧, 实存在畏惧中把它的“此-在”当作在存在者中的负担而扛了下来, 不过到了最终, 则只是对“一切奇迹的奇迹: 存在者是存在着的”这件事情的欢愉和感谢。正如在谢林那里, 正是在自我否定中, 理性才使得自己认清了它的那种真正的被安排下来的存在 (ihr eigentliches Eingesetztsein), 于是那种自身逐渐去蔽了的实存也认识到了,

“放弃不是摆脱，而是交付”（dass der Verzicht nicht nimmt, sondern gibt），而且正是通过它的“牺牲”（Opfer），即“与存在者告别”，实存才能够在其自身变化了的关系中承担起“在守望中维护存在的尊严”的重任。——这种运动是在谢林的晚期哲学之中首先进行的，在这种运动中，那种自己想要赋予自身以力量的主体性正是通过对其本身是无力的经验而获得了对其自身的真正的理解的。这就是谢林对当下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即对那个原本通过谢林而刻画出来的追问运动的亲熟，人们可以把这个运动的要素以及归属于这些要素的诸概念放置在各个情况中，以便能够真真正正地理解到那些伟大的后观念论者们内在的一致性。

我们先用下面的一些说明来预先解释一下本书的结构：谢林的晚期著作——正如所有观念论的文本一样——都是很“艰涩的”。谢林特别的难点在于表面上的非系统性的思想发展——谢林通常一段一段地“寻求着”始终更新了的观点和表述，还会经常跑题，经常突然地在单独的某一段话里概括出他的结论；于是，系统性的分析在大部分时候又会与具体的问题——或者是哲学史的或者是宗教史的方式——混杂在了一起。人们第一眼几乎看不出他的内在起主导的系统性思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我们因此选择了下面这种方式：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尤其是通过对所谓的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导论的阐释——先以其辩证相继的步骤展现出我们上面所描述的那种“晚期哲学的追问运动”。在这部分中，我们将会揭示出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特别是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的划分。由于我们在这里处理的问题本身的缘故，或许这一部分并不太好读，但是它却包含了本书的“系统性的核心内容”。我们将会开头的地方就提出这些内容，以便使读者们能够从一开始就对“谢林的晚期哲学究竟在处理着什么”这个问题心中有数。

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处理谢林通向晚期哲学的发展这个主题。相比与通常的谢林研究会把谢林描述成“德国观念论的善变者”（Proteus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本书将试着描绘出谢林那令人吃惊的直线式的整条发展路径——从他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哲学作品《论哲学的一种普遍的形式的可能性》开始，因为在这里就已经存在着自我中介的根本问题了，而这表现为谢林对无条件性（die Unbedingtheit）的追问，最初本原的形

式和内容在这个无条件性中是同一的。这个追问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渐渐变得尖锐起来了，在他大量的论述中——在这些论述中各种理解纯粹的主体性的途径，譬如理智直观，都被证实为是不充分的，在这种激化中，他的晚期哲学的范式就渐渐成型了，作为从否定哲学导向肯定哲学的运动——谢林自己在（这一部分第四章所处理的）“对纯粹理性的哲学的展现”中把他自己之前的看法都归入对理性的追问进程的系统性展示之中了。同时在这个思想发展史的关联中，我们还将处理谢林自己针对费希特和黑格尔而划出的界限，因为谢林的思想发展同时也是一个对那两位主要的观念论者的思想一边克服一边整合到自身思想中的过程。这一部分的结尾是对谢林哲学与所谓的“晚期观念论者们”的哲学的差异性的一个提示。这里的目的是反驳完全统治着当今谢林研究的一些说法，譬如谢林是那个由 I. H. 费希特和 Chr. H. 魏斯所集拢起来的运动的“领导者”。但是根据相应的文本分析——还有信件的内容——来看，谢林认为“这些先生们想的东西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也就是说他们想复原黑格尔，而这正是为谢林所严格拒斥着的事情。

在解释了谢林晚期哲学的基本观点和形成过程之后，我们终于可以在第三部分中具体地分析谢林关于创世和宗教史的哲学——《谢林全集》最后四卷的真正内容——的意义了。这部分的内容主要在于，我们虽然在第一部分中曾经就其本身刻画出了那种理性的追问运动，但是现在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其与世界-历史相关联着的特征中分析着展现这一运动。“晦涩”的潜能学说表明了它是一种先验的范式，理性在这种范式中思考出了它的那个无法把握的根据：上帝，从这个上帝出发，理性意识到现在它被指任去构建理念性的宇宙了。但是这种理念上的创世又会被“堕落”（Abfall）给扬弃掉，在这个堕落中，自我作为想要成为全权授权者的绝对意志就解除了客观理性的力量。这个堕落的意义就是中介：辩证的历史的发生就引导着自我——它在绝对的意志这件事情上失败了——返回到对那个先于一切通过自我发生的对现实性的设定的理念世界的先行性的认识上了（zurück zur Einsicht in die Vorgängigkeit der ideellen Welt vor aller Realitätssetzung durch das Ich）。自我由于承认了理性和理念的世界，于是它就被绑回到了本源上，从这个本源来看，理性始终早就已经自己把自

身设定成理念的宇宙了，由此这个自我的返回就完成了自身。这种历史图景——对我们来说显得有些陌生——是最后一个规模庞大的历史形而上学，谢林在这种历史形而上学中试图借助于观念论式的辩证法来阐明基督的救赎事件。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将考察一下谢林晚期哲学的历史意义。谢林晚期哲学直接的历史影响是不大的，但是他在“主体性哲学”的发展内部中的地位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主体性哲学的方向上，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克尔凯郭尔、尼采和海德格尔在体系上的观点了，而他们都会让我们注意到谢林晚期哲学的意义。我们对他们的思想运动中的相似处进行了比较，这首先是为了能够在彼此参照中更好地阐明谢林和那些伟大的后观念论者们的思想，其次也是为了考察一下“主体性哲学”在最近一百年中发展的整体意义。本书的最后一章“‘主体性哲学’的辩证式的自我克服”也就是出于这个目的而写就的。我们想要的并不是一种从一开始就毫无希望地对观念论式的历史方法学的复建，而只是想要指示出那种主体性的自我克服在历史上自身呈现出来的诸种可能性。

导 论 对谢林晚期哲学的解读

如果有人想要给谢林的晚期哲学找寻一个精神史和系统上的定位的话，那么以通常对他的文本的浅薄成见来说，他会很确凿地认为，它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都和德国观念论有着无比切近的关系，但就其内在动机来说，却又与观念论的思维方式分道扬镳了。就大概而论，德国观念论的原则可以说是绝对反思的方法，以思维进行着的认识在概念中扬弃了一切存在者，并且来到自身、意识到自身，把自身把握为存在的形式和内容。然而这种把概念绝对化的做法在晚年谢林那里遇到了他这个强悍的对手，这也是我们阅读谢林晚期著作的第一印象：谢林是那些直接在黑格尔尸骨未寒的时候就对“理性主义的泛逻辑论”(rationalistischer Panlogismus) 发出非难的人们的带头人。

但是如果人们通观了谢林思想的整个发展，尤其是考虑到他自身的观念论时期，晚年谢林中那些有异于观念论原则的东西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因为研究表明，即使是早年和中年的谢林，他也没有在最内在的地方上采取过绝对反思的方法——虽然在他那超过了 50 年始终持续着但也时常变动的思想的第一个阶段中，他也曾极为熟练地运用过这种反思的方法，尽管是以费希特所塑造出来的形式。这其中有 1796 年的《对知识学的观念论的阐述》，特别是 1800 年的《先验观念论体系》等，这些著作都是最好的证明。这个时候的谢林仍然处在费希特思想的基本规定之下，他还没有发掘出自己的东西。但是他自身的这些东西已经潜藏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了，譬如在 1795 年的《论作为哲学的原则的自我》中已经产生了的，在自然哲学中越来越明确的，已经不能再视作在绝对自我之中以及通过绝对自我来达成的对存在的反思性扬弃，而是应该被视作一种“客观的展现”